



乐器合奏

《茉莉花随想曲》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,武汉琴台大剧院的观众席陷入短暂的静默。这静默里没有空白,只有旋律余韵在空气中流转,片刻后,如潮的掌声轰然响起……

“这次汇演时间非常紧,短短3天,150多个节目轮番上演,连评委老师都肉眼可见地透着疲惫。但是随着《茉莉花随想曲》的表演渐入高潮,现场氛围也开始变化,尤其当蔡成清脆的快板声响起,好几位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评委‘噌’地坐直了身子,眼神一下子就亮了。当时我就想这个节目成了!”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(以下简称市残联)党组成员、副理事长张玮回忆起8月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的场景,声音里仍带着激动。

2025年8月,第十一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在湖北武汉落下帷幕。在这个四年一届的全国残疾人艺术盛会上,天津代表团选送的5个节目从全国32个代表团的152个节目中脱颖而出,斩获两个特等类、三个一等奖荣誉,创下历史最佳战绩。这不仅是天津残疾人艺术的一次集中亮相,更折射出这座城市在残疾人艺术事业的厚积薄发。特殊艺术正成为一把钥匙,打开残疾人通往更广阔人生舞台的大门,让每一个怀揣梦想的残疾人,都能一步步走向舞台的中央。

特殊艺术,绽放生命无限可能

记者 田莹

音清亮、准确,没有一丝含糊,那一刻我为孩子们感到骄傲。”

《茉莉花随想曲》则是一支迎难而上的“临时乐队”。为了展现残疾人也能玩转多样乐器,天津市残疾人文体中心文艺科科长王静、馆员王建东与助理馆员接观组成指导团队,寻访了特殊教育学校、社区艺术团体乃至民间高手,广泛搜寻各类乐器演奏者,起初联系了二三十人,经过反复筛选与协调,才确定了如今的10名参演者。这10位演员,分别演奏7种中外乐器,年龄上至66岁、下至17岁,其中9人为一二级重度残疾,8人视力残疾,1人肢体残疾,且赛前从未合作过。文体中心三位指导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,一次次沟通、一遍遍统筹,才让这支特殊的队伍得以凝聚。

“选人”不易,“磨合”与“照料”更难。视障乐手读不了谱,按部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,逐音逐节念音符,让他们用录音笔录下来,走路、吃饭时反复听;合奏时节奏总对不上,就先练独奏,再两两组合找默契。更费心的是生活照料,9个重度残疾队员需要专人陪护,但是队员们也尽力克服身体上的不便,没有人因此耽误任何一次排练。“队员许跃老师66岁了,有次排练时血压高,我们让他休息,他却说‘再练一遍,我能行’。”接靚说,演出当天,盲人演员蔡成的快板一响,台下的掌声瞬间炸响:“谁能想到,这支临时组建的乐队,不仅奏出了《茉莉花》的韵味,更奏出了惊人的生命力。”

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舞蹈团则以“生瓜蛋子的逆袭”诠释了什么是坚持与信念。舞蹈团成员大多是大一、大二的学生,几乎零基础,因为在校生的身份,舞蹈团更是“年年换血”。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,硬是闯进了全国汇演。“学生们真的很不容易。”市残疾人文体中心指导老师韩菲的语气里交织着心疼与骄傲。从正月初七起,韩菲和文体中心的另外两名手语指挥老师王瑩、赵芝彤带着舞蹈团便投入高强度集训,每天从早9点练到晚6点。一个简单的转身动作,健全人也许十遍就能掌握,他们却要反复练上几十甚至上百遍。“常常是一个人出错,全队一起陪练到底。孩子们的凝聚力和意志力,让我特别感动。”

最惊险的挑战发生在彩排当天,因舞台条件限制,原定推上台的大鼓被卡在场外。“离正式演出只剩12小时,我们只能紧急调整队形,改变上场方式。”韩菲回忆,“对于依靠肌肉记忆完成节奏和走位的听障舞者来说,临时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,但他们做到了。”正式演出时,大鼓顺利登场,鼓点与舞步精准契合,台下无人看出这竟是最后一刻的改编。他们用实力证明:零基础不是借口,听不见也不是障碍,只要坚持就能站上舞台中央。

三天汇演结束,当天津代表团满载而归,看着身边欢呼雀跃的演员们,张玮自豪而笃定地说:“我们从没想过靠‘同情’赢掌声,这些荣誉,是大家倾注了无数心血换来的。他们站在这里,不是因为‘特殊’,是因为他们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,靠实力赢得了尊重,这份尊重比任何荣誉都珍贵。”

向光而行 自信绽放

对残障群体而言,参与文化艺术活动远不止于获奖本身。它是一场关于自我认同的修行,一次融入社会的尝试,更是一种生命价值的重塑。在武汉汇演的舞台上,每个演员的故事都在印证着特殊艺术的多重意义。

“有不少听障儿童的家长觉得,孩子能说话就够了,唱歌太遥远。”王艺陶表示,“小海豚”建立的初衷不只是教唱歌,更是用音乐做精准康复。“有的孩子发音问题在口腔位置,有的在气息控制,找准根源半年就能改善,但如果找不准,康复之路可能一卡就是几年、十几年。”而音乐不仅能提升语言清晰度,更是打开心扉的钥匙。“小海豚”丰富的活动,甚至让不少健全孩子羡慕不已。肖玲笑着告诉记者:“我们团有个孩子是双胞胎中的姐姐,自从加入合唱团之后经常随团演出。她的妹妹听力健全,非常羡慕姐姐有各种登台的机会,天天缠着妈妈,也要戴人工耳蜗,这样就能跟姐姐一起唱歌了。”有的孩子刚入团时连简单儿歌都唱不准,如今却能在全国舞台上大方表演,甚至有人因进步太快冒出“小骄傲”,老师还得适时提醒他们保持谦逊。

在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舞蹈团,蜕变每天都在悄然发生。指导老师韩菲坦言,每年迎新演出总能吸引许多听障学生报名,可一旦进入高强度排练,不少人会因为“听不见节奏”“动作跟不上”而感到挫败,“我们投入心理疏导的时间,甚至超过了排练本身。”但坚持下来的学生,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更自信的人生之路。韩菲特别提到一名学生贺开诚:他在汇演选拔中表现一般,却始终不愿离开排练厅,主动加练、自愿陪练、默默跟练。后来因舞蹈调度复杂,需紧急增加一个位置的手语指挥,贺开诚临危受命。没想到他不仅准确把握节奏,更展现出惊人的观察力和表现力。“他比健听老师更懂我们的卡点困境。”一位队员表示,“他的手势里有我们需要的默契。”如今,贺开诚已从“表演者”转变成团队中不可或缺的“指挥者”。韩菲深受启发,正在尝试将舞台四角的手语指挥逐步交给学生。“每个人都能在这个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站在哪里不重要,我想这才是这个舞台最动人的意义。”

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首位盲人本科毕业生,毛镛已然走出一条充满光亮的艺术之路。他不仅笛艺精湛,更持续投身于残疾人艺术创作与教学。从天津盲校到中国音乐学院,从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职业乐手,到创办自己的艺术培训机构,毛镛一步步实现着旁人眼中“不可能”的跨越。如今,他身兼多职,既是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的志愿指导老师,也拥有一支由健听儿童组成的合唱团。他说:“我想让孩子们明白,残障只是生命的一种状态,不是限制。对于‘小海豚’的孩子来说,他们有听力障碍,我看不见,但我们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,把艺术做到极致。而对于我带的那些健全孩子来说,我希望让他们懂得,艺术面前人人平等,无论遇到什么挫折,每个人的未来都有无限可能。”

土壤丰沃 快速成长

今年的汇演能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不是偶然,它的背后是市残联多年来构建的“政策护航、资金保障、平台支撑”三位一体体系,为特殊艺术的成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。

“残疾人文化艺术工作,过去可能更侧重于‘有’和‘无’的问题,但现在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如何能够‘好’与‘优’。”张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“市残联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要让残疾人不仅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服务,更有机会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特长,这是他们平等融入社会、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。”近年来天津市出台的《天津市“十四五”提升残疾人文化服务能力实施方案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,详细指明了残疾人文化服务的新方向。过去“文化进家庭”可能只是送书送票,如今则针对不同需求提供定制服务:为视障家庭配送有声读物,为听障家庭提供字幕电影,为行动不便者安排上门艺术辅导。截至目前,“五个一”文化项目已惠及1000多户残疾人家庭,还将进一步扩展到1500户。

打破特殊艺术“围墙”的,还有“七进”(进社区、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农村、进机关、进部队、进网络)演出。“以前残疾人艺术更多的是在全国助残日、国际残疾人日等残疾人重要节日亮相,现在我们把舞台搬到社区广场、学校礼堂,甚至企业车间。”张玮记得今年春天在和平区一个社区演出,盲人歌手表演完后,一位大妈挤到后台,拉着她的手反复说:“没想到你们唱得这么好,比电视里还棒。”张玮笑着说:“这种来自普通人的认可,比任何奖项都让演员开心。”

理念的转变体现在真金白银的投入上。“十四五”以来,市残联积极协调中央彩票公益金及市级财政,对残疾人文化服务的投入实现了从2021年108万元到2025年314.7万元的显著增长。“资金的大幅增加,其根本目的是服务效能的提质扩容。”张玮介绍,这些资金被精准用于52个社区文化站点建设、“光明影院”无障碍电影服务,3所特教院校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,以及7个区级图书馆盲文阅览室配备。

天津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作为特殊艺术发展的核心平台,承担着挖掘、培养、输送人才的重任。中心为本次汇演投入半年多时间,为听障团队配备手语指挥,为视障演员逐音读谱,协调服装、道具、舞台技术支持,建立起“日常排练、季度展演、年度大赛”的常态化机制。“我们不仅要让节目‘能上台’,更要‘上得好’。”张玮说。如今,小海豚合唱团、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舞蹈团、盲人合奏团等一批优秀团队在这个体系中茁壮成长。

面对成绩,张玮仍保持清醒:“与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文化大省相比,天津在人才储备、资金投入、社会参与度上还有差距;全市38万持证残疾人中,真正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仍属少数;演员队伍存在老化的问题,新鲜血液的挖掘迫在眉睫。”她透露,下一步天津将实施“特殊艺术新苗计划”每年选拔潜力学员,并与专业院校合作开展研修培训。“说到底,我们做的所有工作,最终目标不是培养少数精英演员,而是让艺术的光照亮更多残疾人的生活。”张玮表示。

非遗新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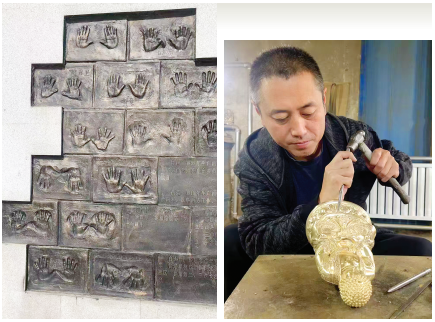
百年匠心 古法铸造仿古青铜器

东西陈庄村的铸造历史可追溯至明代建村之初。彼时,村内小作坊便开始铸造农具、生活用具及古典人物造像等,奠定了金属铸造的工艺基础。真正的技艺飞跃发生在20世纪中叶。1968年,村办铸造厂成立,厂中元老蔡勋师傅成为技艺融合与创新的关键人物。1978年后,村办铸造厂中独立出金属工艺品厂,开始专门制作仿古青铜工艺品。随着旅游业兴起,仿古青铜器需求激增,以张生、郑建民为代表的第二代传承人纷纷开办工艺品厂,将这门技艺推向产业化发展的高峰。

“听父亲说,高峰时期,村里有18家工艺品厂,带动就业1300多人,年产值达6500余万元。”东西陈庄村仿古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艺第三代传承人郑长利回忆道。这门技艺不仅富了一方百姓,更让东西陈庄村成为京津地区闻名的“青铜工艺之乡”。

失蜡法,又称熔模铸造,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制作的核心技艺之一,其精髓在于“以蜡为模,以铜铸形”。东西陈庄村的技艺传承者们,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,不断优化工艺流程,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操作体系。整个制作过程包含十余道精细工序,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。每一步都蕴含着匠人们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,也正是这些看似繁琐的步骤,构成了这门技艺难以被机器替代的核心价值。

首先是模型制作。工匠需先手塑造制品的模具雏形,如今也多辅以3D打印技术提高精度。接着进入最为考验功力的披模环节——工匠要对模具形体和图案进行精细雕琢。这一步骤直接决定成品的艺术价值。然后是制蜡模环节。精修是考验工匠耐心和眼力的环节。在强光照射下,工匠手持特制刀具,细致修掉蜡模表面的微小瑕疵。“有时候,一个复杂纹饰的精修就要花费整整一天时间。”郑长利指着一尊佛像蜡模的衣纹说,“这些流畅的线条,都是靠一刀一



在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东西陈庄村,一门源自明代的古老技艺——仿古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艺,正以顽强的生命力跨越时空,在当代焕发新的光彩。这门集历史、艺术、技艺于一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不仅见证了村庄的兴衰变迁,更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。

刀慢慢修出来的。”

接下来的披砂工序尤为关键。将精修后的蜡模固定在专用冒口上,放入特制泥浆中浸渍,取出后均匀撒上火砂:“披砂的厚度和均匀度直接影响铸造质量。”郑长利演示着披砂动作,“太薄了承受不住铜水冲击,太厚了又会影响气体排出。”这个过程需要重复六到八次,每一层砂的粒度都有讲究——内层用细砂保证表面光洁,外层用粗砂增强强度。

披砂完成后,需要自然风干三到五天,待其完全干燥后才能进行脱蜡。脱蜡过程同样充满挑战:将模具放入烘烤炉中,缓慢升温至150—200℃,让蜡质完全融化流出。最后是浇铸环节。将铜料在900℃的高温下熔化成铜水,这需要丰富的经验判断铜水的成色和温度。铜水要像镜子一样亮,泛起细密的波纹,这时候浇铸效果最好。师傅用长柄坩埚从熔

郑长利 百年技艺铸华章

记者 徐雪霏

炉中取出通红的铜水,稳稳地倒入模具冒口。整个过程工匠必须一气呵成,任何迟疑都会影响铸件质量。

浇铸完成后,铜制品需要冷却数小时才能脱模。工匠用特制工具小心击打外壳,露出里面的铜制品。但这还远未结束,接下来的打磨抛光更需要匠心独运。经过最后的上色处理,利用特殊的化学药剂在铜表面形成致密的氧化膜,一件精美的青铜工艺品才最终完成。

“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在师傅引领下,经过反复实践才能逐步掌握。”郑长利表示,“成为真正的工艺大师,不仅要精通铸造、模具制作技能,还需具备文化底蕴和美学、绘画、雕刻、文物等多方面知识。”

铸古铭今 非遗技艺的现代化转型

东西陈庄村的工匠们用他们的巧手和智慧,创作出了一大批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艺术品,这些作品遍布全国各地。

其中,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和平广场的抗战纪念馆堪称巨作。这座由郑长利主持制作的纪念馆,由六面墙体组成,包括五面抗日战争大型浮雕墙和一面抗战将士手印墙。墙体总长220米,青铜浮雕总面积达500平方米,用铜近50吨。浮雕生动再现了从1931年“九一八”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痛苦历程,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。为了塑造抗日战士的表情,我们反复修改蜡模数十次,”郑长利回忆道,“眼睛的神采、肌肉的线条,都要做到传

神。”手印墙则镶嵌着抗战老兵的手印及签名,成为历史的永恒见证。

另一件代表作是2018年为北京市第八中学制作的高3米的孔子像。雕像神态庄重,衣纹流畅,完美展现了至圣先师的风范。“孔子像的衣纹是最难处理的,”郑长利说,“既要体现布料的垂感,又要展现人物的气度。我们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,最后决定采用汉代画像石的表现手法。”

近年来,传承人们还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。郑长利创作的《铸古铭今·清风武清》便是一例。作品以铜铸摆件为载体,中心饰以象征清廉的竹子图像,两侧以活字印刷方式刻有“秉文兼武,清廉奉公”字样。“竹节的铸造特别考验技艺,”郑长利指着作品解释,“要表现出竹子的挺拔与节节高升的意境,每个竹节的角度和长度都经过精心设计。”

其他如北京雍和宫铜鼎、颐和园铜亭、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奥运铜雕、中华世纪坛直径2米铜钱等作品,都以其精湛工艺和文化内涵,成为东西陈庄村青铜铸造技艺的名片。

然而,这门古老技艺的传承发展正面临着严峻挑战。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和市场需求变化,东西陈庄村的青铜工艺品工坊已从高峰期的18家减少至目前的8家。虽然郑长利、郑长保、荣军等八位工坊负责人仍在坚守,但整体规模已大不如前。“要培养一个成熟的工匠,至少需要五年时间;而要成为真正的工艺大师,更需要数十年的磨练。”郑长利一边指导徒弟打磨铜像一边说,“现在年轻人多向往大城市生活,愿意沉下心来学习这门复杂技艺的越来越少。每一个蜡模雕刻的学徒,第一个月可能都在学习如何握刀。”与此同时,市场竞争日益激烈,机器大规模



土壤丰沃 快速成长

今年的汇演能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不是偶然,它的背后是市残联多年来构建的“政策护航、资金保障、平台支撑”三位一体体系,为特殊艺术的成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。

“残疾人文化艺术工作,过去可能更侧重于‘有’和‘无’的问题,但现在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如何能够‘好’与‘优’。”张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“市残联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要让残疾人不仅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服务,更有机会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特长,这是他们平等融入社会、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。”近年来天津市出台的《天津市“十四五”提升残疾人文化服务能力实施方案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,详细指明了残疾人文化服务的新方向。过去“文化进家庭”可能只是送书送票,如今则针对不同需求提供定制服务:为视障家庭配送有声读物,为听障家庭提供字幕电影,为行动不便者安排上门艺术辅导。截至目前,“五个一”文化项目已惠及1000多户残疾人家庭,还将进一步扩展到1500户。

打破特殊艺术“围墙”的,还有“七进”(进社区、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农村、进机关、进部队、进网络)演出。“以前残疾人艺术更多的是在全国助残日、国际残疾人日等残疾人重要节日亮相,现在我们把舞台搬到社区广场、学校礼堂,甚至企业车间。”张玮记得今年春天在和平区一个社区演出,盲人歌手表演完后,一位大妈挤到后台,拉着她的手反复说:“没想到你们唱得这么好,比电视里还棒。”张玮笑着说:“这种来自普通人的认可,比任何奖项都让演员开心。”

理念的转变体现在真金白银的投入上。“十四五”以来,市残联积极协调中央彩票公益金及市级财政,对残疾人文化服务的投入实现了从2021年108万元到2025年314.7万元的显著增长。“资金的大幅增加,其根本目的是服务效能的提质扩容。”张玮介绍,这些资金被精准用于52个社区文化站点建设、“光明影院”无障碍电影服务,3所特教院校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,以及7个区级图书馆盲文阅览室配备。

天津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作为特殊艺术发展的核心平台,承担着挖掘、培养、输送人才的重任。中心为本次汇演投入半年多时间,为听障团队配备手语指挥,为视障演员逐音读谱,协调服装、道具、舞台技术支持,建立起“日常排练、季度展演、年度大赛”的常态化机制。“我们不仅要让节目‘能上台’,更要‘上得好’。”张玮说。如今,小海豚合唱团、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舞蹈团、盲人合奏团等一批优秀团队在这个体系中茁壮成长。

面对成绩,张玮仍保持清醒:“与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文化大省相比,天津在人才储备、资金投入、社会参与度上还有差距;全市38万持证残疾人中,真正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仍属少数;演员队伍存在老化的问题,新鲜血液的挖掘迫在眉睫。”她透露,下一步天津将实施“特殊艺术新苗计划”每年选拔潜力学员,并与专业院校合作开展研修培训。“说到底,我们做的所有工作,最终目标不是培养少数精英演员,而是让艺术的光照亮更多残疾人的生活。”张玮表示。